

江

俗世

A16

儿时的游戏

■文/刘志祥

我的儿时在1956年前，这使我的童年游戏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那时人们普遍生活水平不高，孩子的玩具大多都是手工制作。我是男孩子，手枪是男孩最喜欢的玩具。我和另外几个小孩到兴修水利的工地上，从河底取来乌黑的黏土，敲打搓揉成块，刻成手枪模样，阴干后丢到灶膛里，用做饭的火烘烤两天，再拿出来就是一把乌黑的手枪了。当然，这手枪是玩不了多长时间的，远远比不上小兵张嘎的那把枪的。

除了手枪，我还做过“竹蜻蜓”。用三四厘米宽、十五厘米长的竹板，把两头削成有一定角度的薄片，在正中间厚的地方钻一个眼，两个这样的竹板十字交叉，用一细竹棒钉住就成了。“竹蜻蜓”玩起来很简单，两手合住竹棒，用力一搓一放，就会飞起来。做得好，会飞得很高很远，做得不好就会一个倒栽葱跌落在地。当亲手制作的“竹蜻蜓”飞起来，而且飞得很高很远时，那感觉棒极了。

抓虫子也是一种游戏，当然，工具也得自己制作。将竹片曲成一个圆环，把它扎牢绑在长竹竿顶上，再找些蜘蛛网缠绕到圆环上就一切OK了。我们扛着竹竿四处寻找蜻蜓、蝴蝶和蝉。确定目标后，轻轻地把竹竿顶的圆环罩在目标上方，目标一动就粘到圆环上了。

那时候儿童的游戏玩具全都来自身边。而我们农村孩子的游戏更是与季节、天气有关。

春天，在大片的红花草地里撒欢翻滚，在旷野里放风筝。

夏天，去池塘、小河游泳，用

水箭筒打水仗。水箭筒是用一节江竹筒，一头开口，一头不开口，钻个小眼，再找一个坚硬的小棒在一头绑上棉絮做成活塞状，塞进竹筒制成的。把竹筒浸在水里，用力一拉，就可以把水吸入筒中，再用力一推，竹筒的水就会如箭般从小眼中射出。

秋天，相约拾稻穗、豆荚。总有嘴馋、胆大的孩子提出烧豆子吃。于是在旷野的地头，堆起拾来的野草，每人把篮子里已捡来的各种豆荚放一些在野草上。领头的小孩早有准备，掏出火柴把草点着。不一会儿，就听到豆荚在火里噼噼啪啪炸开了。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我们便不约而同抢上去，在火中抢出炸开的豆子往嘴里塞，谁也不怕烫。很快豆子抢光了，火也在你抢我夺中熄灭了。强悍的孩子抢得多一些，柔弱的孩子抢的少一些，嘴里还都在嚼个不停。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此时嘴巴乌黑乌黑的，都会在河边洗洗嘴巴，消灭证据。

冬天，为了取暖我们最常玩的游戏是跳绳和踢毽子，还有冰上摔跤和“轧草堆”。“轧草堆”一般会选取一个背风、阳光好、暖和的墙角为目标。一群孩子沿墙排列，一声“开始”，大家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向暖和的墙角挤去。被挤离了墙壁的，都得自觉地排到最后边去再继续挤。所以，每个人都千方百计想挤走前边的人，一直挤到墙角。大家又喊又叫，虽是数九寒天，却个个满头汗珠。当河面结了厚厚的冰，我们还会到河边



漫画/郑海仑

捡瓦片在冰面上甩出，比谁的瓦片滑得远。冰面上瓦片滑的距离要比在水面打水漂远得多。瓦片滑动，冰层发出的轧轧声在冬季的清晨显得更为清脆，仿如天籁之音，好听极了。

儿时的游戏，大多是群体性的，不像现今的小孩多数是一个人埋头玩。“鲤鱼上水”又叫“接龙”，需要的人比一般游戏多。身高相近的两人一组，相对而立，两手平举，相互抓牢，一组组相接排列。这样两排每个人的头、肩、胸组成了两排河岸，每组相握的双手，其手臂相靠，连在一起成了河道。“鲤鱼”是年岁小、身体轻的小孩。先俯卧在第一、二组四人的手臂上，号令一响，第一、二组四人就把“鲤鱼”向前抛去，“鲤鱼”要摆出鱼跃的姿态，落在第三、四组

四人的手臂上。此时第一、第二组的人赶快撤出，跑到队伍的后边继续接上，等待“鲤鱼”的到来。如此类推，河道一直在延伸，“鲤鱼”在阵阵呐喊声中上下飞腾，鱼跃向前。这个游戏需要大家全神贯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否则就玩不来。

儿时游戏的场所主要是村上的“大祠堂”及东边的打谷场，还有就是那瓦砾堆。那是我的“百草园”。



旧事重提
jiushi chongti

家乡的“地名”

■文/蒋裕清

家乡的“地名”实际是指家乡的地块之名，它是乡野里最原始最草根最生态的“地点”之名，类似于城镇的门牌号码。不同的是门牌号不可重复，而这个“地名”却由多家多块田地共用共享。正是借助于这些“地名”，乡亲们才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耕种栽培，有指向有针对的去除草施肥灌溉和收获。

乡野的地块之名绝大部分都以密布田间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沟塘命名，如长沟沿三角塘、四角沟、杨树塘等。其次是以各种标记物命名，如庙、桥、坝、树、坟等。其余就是以土地面积命名的，如八亩里、九分头等。同一个沟塘或标记物周围的田块都共用一名，但各家各户田块的方位式子都是确定无疑的。提到某个“地名”，邻家之间均互相知晓明白无误。

记得土改后我家的地块有大小七块，共分布在村东、南、北三个方向，具体“地名”分别是窑塘上、沟弯里、大三角塘、长沟沿、砖泥墩、

小灰塘岗上和滩面前。在父辈的脑海里，每块地的面积，每年种什么，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活，那绝对是一清二楚的。到我长大能帮大人干点小活时，也就慢慢地记得了每块地所在的“地名”。也正是从那时起，这些“地名”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合作化推进后，土地由人组到归公。虽然进行了部分整合，一个队的地大都集中成片，但它的名字未改。清晨，生产队长口哨一吹，说清“地名”和具体活计，大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涌向目的地，从来不会有差错。改革开放后，农田又分到了各家，“地名”也就又为各家使用。

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代传一代，每一块“地名”也都被一代代后人熟悉和牢记。别离老家几十年，我仍然记得那一方方池塘、一条条沟渠和一个个“地名”。尽管有的面目已被改变，有的标记已经消失，但我相信，那些“地名”仍将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母亲的茶叶情缘

■文/张引

不久前给在江西老家的母亲打电话问安，母亲告诉我，她前段时日与几位邻居一起在村里的茶场摘茶叶，半天就有几十元的收入，最近刚刚告一段落。我听完大吃一惊，让她不要再去了。母亲今年69岁了，这个年纪去摘茶叶，一不小心摔一跤，就得不偿失了。母亲却连声说没事，现在的茶场比她以前摘茶叶的环境好多了。

母亲年轻时家里很贫困，16岁时她就结伴到福建武夷山一带当采茶工。每年一季春茶采摘下来，所赚的钱可以满足家里一年买日用品的开销。结婚后，母亲仍坚持每年外出采摘一季茶叶。在武夷山一带采摘春茶非常辛苦，那里的茶树大多生长在陡峭的山崖上，俗称岩茶。采摘这些茶叶，需背着竹筐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谨慎穿行。当地春季雨水多，收工时母亲的罩衫常被雨水打湿，而内衣又总被汗水浸透。

母亲的采茶技术很高，一般妇女都是单手采摘，而母亲却是双手同时摘。因此，相同时间里母亲每次都要比别人多摘不少，且摘下的茶叶比一般人摘下的茶叶嫩，茶树还不受伤。茶场招收采茶女工时都会让人试摘一下，而招工人员只要

看到母亲的采茶动作，往往一眼就会敲定招收她。每季茶叶采摘结束，茶场的人还会邀请母亲下年再来。

农村分田到户后，自留地里的茶叶成了各家的，村里的茶山家里也分得一片，从那之后母亲才没到外地采茶。为了让自家的茶叶高产且品质好，母亲在茶树上下了很多功夫，还让我们兄弟给茶树松土，施农家肥。而有的人家为省事，茶树都是施化肥。

到了采茶时节母亲一大早就会上带大姐出门采摘茶叶。母亲特地外出学习了制茶技术，对青茶的炒、揉、晒、烘、焙等工序掌握得非常好，做出的茶叶不但品相好，而且香味浓郁。供销社收购茶叶，母亲做的茶大多会按最高等级收购，成为家里一项重要的收入。

时光荏苒，随着我们兄弟相继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母亲也到了城里。家中的田地包括茶园都给了别人种。只是每到春季，母亲就会念叨又到摘茶叶的时候了。去年底，母亲坚持要回老家翻建旧房，今年清明节前新房竣工，我和兄长劝她房子建好就回城，但母亲却留下来采了一季茶叶。

我想，母亲是想重新回味那段逝去的岁月吧。